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八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龔褆身

謄録監生臣龔士隆

繹史卷八十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宋公族廢興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公羊傳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左傳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　史記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　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

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十一年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

之不害也十四年宋髙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来奔書曰宋子哀来奔貴之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十五年三月宋華耦来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䇿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来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
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
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
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
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
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
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
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

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公羊傳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

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廟名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臯伐之小臯憚之

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辠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辠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左傳（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宣公三年）宋文公即

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四年春宋華元来聘通嗣君也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已上昭公之弑十五年夏

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

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

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茍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

則馳騁而從之則决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紀年晉厲公八年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

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

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公羊

傳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已上桓族之亂　十七年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茍過華臣之門

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

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
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
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
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
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

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昭公

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女其畏哉　十年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汏侈無禮已甚亂所

在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馬弗許遂刼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

閭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貙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

死柳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刼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

桑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穀梁傳自陳陳有奉馬爾入者内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

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

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

新里既戰説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

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

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

御願為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

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

師而出食于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師師將逆
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
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
二年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
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
于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
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
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

侯之戍諜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穀梁傳自宋南里者專已上華定公也向之亂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

而未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
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
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
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
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 宋公之
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
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

也叛直叛也　哀公十二年　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

及雕先謀公請以牽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牽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雕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雕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

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

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名之陳成子亦名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呂氏春秋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年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瑗為右師紀年晉定公三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已上向魋之亂　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

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懐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刼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

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

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史記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

子而自立。特即得糾即周也史與左氏乖異古文瑣語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令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父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以蟲矣　戰國策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此大尹未必左氏所稱己上大尹之亂

諸夏自齊晉而下宋為大國爵列上公然春秋二百餘年終弗克振自襄公敗衂之後國日以衰者內亂多而大臣離也史稱宋成公卒弟禦殺太子自立宋

人殺禦而立公之少子是為昭公然則討賊正名國人推立昭公之得位正矣無何而骨肉肇釁身弑而得無道之名何宋人之輕於廢置邪夫宋國三世内娶妃黨彊盛此威勢所積固未易除公在衰經忽開難端力不能勝而祇以速禍羣公子未除而公之黨盡矣子哀去位高潔身之義華孫盟魯無恤國之心亂形已兆公猶不悛公子鮑公之弟也内有夫人為主外有羣臣為助公弑而鮑立其迹固疑與乎弑也

而經不斥名後世原之然昭方多忌鮑禮於人以德易怨勢難竝立況未立不能逃亂既立不能討賊安享其國兄受惡名孰謂昭公之死非文公為之乎晉靈方弱趙宣子請以鐘鼓聲討其罪兵未入竟輒以賂成傳曰猶立文公而還深有憾乎其立文公也武氏作難實懐不平文公去害兼及母弟殺其兄幷殺其兄之子殘忍極矣先用商人驟施之謀繼效詭諸除偪之智陰謀市國死而厚葬能保子孫之久安乎

再傳而平公嗣立華元秉政桓氏恃其宗彊以蕩覆公室倚楚為援鄭又助之於是彭城淪沒吳晉不通楚人將大伺中國焉悼公新立為虛打之會藥黶仗義以動諸侯師出克濟宋亂以平昔者齊桓之霸肇於北杏晉文之霸起於救宋宋自文襄以來在南則楚彊在北則晉勁宋固諸侯圖霸之樞機也魚蕩之亂楚共贊逆以搆宋實窺晉國之虛晉有嗣君列國協謀彭城降而楚鋒挫焉此悼公所由復霸也惟是

五臣亂逆不施顯戮而僅寘瓠丘亂是用長欲以終靖宋國也難矣華氏向氏宋之彊族也自華元死而華氏出奔三見於平公之世君子知其君臣之未睦至元公無信多私而華向之徒乃復羣黨興亂於是殺而質質而奔奔而入入而出借援蠻夷君臣日戰春秋之亂賊多矣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向寗戍之子華定華亥元之孫元比襄夫人以弑昭公戍謟君夫人以殺太子及其子孫能無敗乎元公去之無術怠

一時之詢而激成其禍南里之入分國以處非若魚石之僅據彭城而已華登以吳師敗求援於楚諸侯聞之反讓楚成功緩追逸賊若將恐後楚不能執叛誅逆宋不能竭力内討諸侯不能協心外救使叛國叛君之賊獲保其首領斯誠君子所深痛也雖然原宋國生亂之由實自平公始平公殺太子痤其讒以伊戾而向戌成之逐華合比其讒以寺人柳而華亥成之小人戕其國本比於左右刑人以行私而平公

不悟左右刑人復以事平公者事元公而元公又不悟焉逮乎景公之世有樂大心之奔有地辰仲石之奔奔而入蕭以叛其後復有向魋之叛而奔向巢之奔皇瑗之奔其奔其叛數數然也春秋之末宋亦多事矣昔華向構亂元公取太子及辰地為質二子固與公同患者也宋易六卿以大心為右師固宋所求治而擇焉者也至乃奔亂相從大為宋患問其所由則以寵向魋之故衆叛親離悉自變倖為禍始景公

又豈非宋之暗君哉蓋宋自魚石出奔羣臣效尤輒以出奔為亂始其奔也或楚或陳或曹皆宋讎也挾讎宋者敵宋故勝則入國敗則奔敵宋竟莫可如何晉霸既衰弗克撫宋無復起師問罪如彭城之圍者宋無大國之助且以平元亂故興兵鄰國銳盡於入曹師覆於侵鄭皇瑗向巢黷戰以自焚也雖亂方弭復孌大尹則是去一魋又進一魋景公之蔽其猶然平公之於伊戾元公之於寺人柳乎公享國久於平

而亟戰同於殤其多嬖信讒無異於平元宋國所以日衰也易重王明有以夫

繹史卷八十一

繹史卷八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王子朝之亂

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毁王宫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竝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

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

胄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絶後無主堙替隷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胄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髙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

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争明以妨王宫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

宫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来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

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周書晉侯尚力侵我王畧叔向聞儲幼而果賢闕復王位作太子晉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

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師曠曰 原闕 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應之曰

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闢道路無限百姓說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

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冑子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為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原闕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

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絶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

曰汝不為夫時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麾麾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賤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 闕 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尸子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　潛夫論太子晉死孔
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閒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搜神記崔文子泰山人也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為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已上附太子晉
國語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

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穀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

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寛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寛終於固龢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

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兹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左傳昭公十五年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

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

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

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説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茍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

而行小大利之令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将有所乏乏則将厚取於民民不給将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将民之與處而離之将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

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左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弊以絶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

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
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
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
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耳之察龢也在清
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
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
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
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

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内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

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

細不過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䆁樂以殖財故樂䆁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宫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龢龢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滞陰

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

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

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氣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龢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羆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龢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歳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

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宫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宫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

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宫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無射之上宫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左傳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

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國語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於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史記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蚤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

丁巳葬景王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説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

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

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内弗受也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日卒失嫌也史記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為敬王○史與左氏少異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

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紀年晉頃公六年平王室亂立敬王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

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也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史記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十四年春王正

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

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

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
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
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
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
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
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

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二十六年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寛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

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史記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按春秋子朝奔楚不為臣也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

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

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剥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
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
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
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
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
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
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

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

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歳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歳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

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

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髙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逺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

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縦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髙張後不從諸

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髙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髙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國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

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

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髙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導可而省不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

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為已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左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年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

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史記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於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奔晉誤

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韓非子叔向之讒萇弘也為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

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說苑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淮南子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 史記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 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據左氏殺萇弘在敬王時 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足用焉大榦為桁棟小枝為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纖縟毛羽也王即迎之

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諸言殺萇弘不同竝載之以備考　漢書兵陰陽萇弘十五篇

讀昭公之春秋經大書曰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明年又書曰天王居于翟泉尹氏立王子朝

為之廢書而歎也曰寵偪之為禍如是哉景王初立殺弟佞夫問何以故則儋括欲立之佞夫弗知也禍亂未形急加翦滅王之自為謀審矣顧圖厥後者乃弗克臧與子晉蚤死壽亦無禄儲位未定王以暮年昏倦無社稷之良圖鑄大錢作無射乃心侈矣殺下門子謀去單劉亂端形矣王猛以次當立子朝庶孽有寵以故王室諸臣各思擁立於是附子猛者則單旗劉蚠樊齊諸人也附子朝者則召盈毛得尹固原

伯魯諸人也稱兵交戰亂靡有底王猛立而尋卒敬王嗣位益于朝所未甘心也於是大臣奉王出奔子朝復入時則東西二王分國以處天下諸侯尚懷疑莫知適從也南宫極震甘氏又往于朝之黨正未衰息焉衆之所直晉亦直之會于黄父率十國之衆力戰納王王室始定矣夫敬王之立也一年而出出四年而入入五年而諸侯城成周流離數邑龍戰五載誰生戾階則景王之寵為之也春秋痛而詳書首曰

王室亂在天下爲京師在國中爲王室亂自内作故不曰京師而曰王室直若一家之辭也且王猛之出與入也則劉單以之子朝之奸位也則尹氏立之其奔楚也則尹氏召毛以之亂實在下上何能爲惟單劉奉王不貳勲在盟府其子桓公武公克平餘孼繼有成勞甘氏則父忠而子叛名盈則事朝而逆王尹固則既奔而旋復反覆詐佞是又毛原之罪人也昔子帶之亂齊桓爲盟而世子定晉文納王而王室安

敬王之難歷年不靖者時無霸也然晉之頃定再世勤王孰謂非霸之餘烈哉叛臣誅于京師子朝就戮于楚除惡庶盡乎既而姑猶播遷亦越時日傳固詳記之終敬之世亦何嘗寧邪自定簡以来王室多故經一不勝書故書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之兩下相殺者不盡書書一周公出奔楚而周臣之奔亡者不盡書書一天王居于翟泉而敬王之出與居者亦不盡書也豈唯不勝書誠亦不欲盡書哉

繹史卷八十二